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十三回 聽申飭隨員忍氣 受委屈妓女輕生

上回書所說的胡統領，因為爭奪「江山船」妓女龍珠，同隨員文老爺吃醋。當下胡統領足足問了龍珠半夜的話，盤來盤去，問他同文老爺認得了幾年，有無深交。龍珠一口咬定：非但吃酒叫局的事從來沒有，並且連文老爺是個胖子、瘦子，高個、矮個，全然不知，全然不曉。胡統領見他賴得淨光，格外動了疑心，不但怪文老爺不該割我上司的靴腰子，並怪龍珠不該不念我往日之情，私底下同別人要好。「不要說別的，就是拿官而論，我是道台，他是知縣，他要爬到我的分上，只怕也就煩難。可恨這賤人不識高低，只揀著好臉蛋兒的去趕著巴結。」一面想，一面把他恨的牙癢癢。又想：「這件事須得明天發落一番，要他們曉得這些老爺是不中用的，總不能挑過我的頭去。」主意打定，這夜竟不要龍珠伺候，逼他出去，獨自一個冷冷清清的躺下，卻是翻來復去，一直不曾合眼。龍珠見大人動了真氣，不要他伺候，恐怕船上老鴇婆曉得之後要打他罵他，急的在中艙坐著哭；既不敢到大人耳艙裡去，又不敢到後梢頭睡。有時想到自己的苦處，不由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這碗飯真正不是人吃的！寧可剃掉頭髮當姑子，不然，跳下河去尋個死，也不吃這碗飯了！」到了五更頭，船家照例一早起來開船。恍惚聽得大人起來，自己倒茶吃。龍珠趕著進艙伺候。胡統領不要他動手，自己喝了半杯茶，重新躺下。龍珠坐左床前一張小凳子上，胡統領既不理他，他也不敢去睡。一等等到九點多鐘，到了一個甚麼鎮市上，船家攏船上岸買菜。那兩船上的隨員老爺都起來了。文老爺昨日雖然吃醉，因被管家喚醒，也只好掙扎起來，隨了大眾過來請安。想起昨夜的事情，自己也覺得臉上很難為情。走進統領中艙一看，幸喜統領大人還未升帳，已經聽得咳嗽之聲，知道離著起身已不遠了。等了一刻，管家進去打洗臉水，拿漱口孟子、牙刷、牙粉，拿了這樣，又缺那樣。龍珠也忙著張羅，但沒聽見統領同龍珠說話的聲音。統領有個毛病，清晨起來，一定要出一個早恭的，急嗓子喊了一聲「來」，三四個管家一齊趕了進去。又接著聽見吩咐了一句「拿馬桶」，只見一個黑蒼蒼的臉，當慣這差使的一個二爺，奔到後艙，拎了馬子到耳艙裡去。別的管家一齊退出，龍珠也跟了出來。人家都認得這拎馬桶的二爺，是每逢大人出門，他一定要穿著外套，騎著馬，雄赳赳氣昂昂，跟在轎子後頭的，大人回了公館，他便卸了裝，把腳一蹺，坐在門房裡。有些小老爺們來稟見，人家見了他，二太爺長，二太爺短，他還愛理不理的。此時卻在這裡替大人拎馬桶：真正人不可以貌相了。

且說龍珠走進中艙之後，別人還不關心，只有文七爺的眼尖，頭一個先望見。陡見龍珠兩只眼睛哭的腫腫的，不覺心上舉拍一跳，想不出甚麼道理來。還疑心昨天自己在台面上沖撞了他，給了他沒臉，叫他受了委屈：「此乃是我醉後之事，他也不好同我作仇，就哭到這步田地？又論不定他把我罵他的話竟來哭訴了統領，所以剛才統領的聲氣不大好聽，但是龍珠這人何等聰明，何至於呆到如此？他究竟為了甚麼事情，哭得眼睛都腫了？真正令人難解。」意思趕上前去問他，「周、黃二位同寅是不要緊，倘若被統領聽見了，豈不要格外疑心？卻也作怪，可恨這丫頭自從耳房裡出來，非但不同我答腔，眼皮也不朝我望一望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正想到這裡，又聽得耳艙裡統領又喊得一聲「來」。只見前頭那個拎慣馬桶的二爺，推門進去，霎時右手拎著馬桶出來，卻拿左手掩著鼻子。大家都看著好笑，又聽得統領罵一個小跟班的，說他也偷懶不進來裝水煙。小跟班的道：「不是一上船，老爺就吩咐過的嗎，不奉呼喚，不許進艙，小的怎麼敢進來？」統領道：「放你媽的狗臭大驢屁！我不叫你，你就不該應進來伺候嗎？好個大膽的王八蛋，你仗著誰的勢，敢同我來鬥嘴？我曉得你們這些沒良心的混帳王八羔子，我好意帶了你們出來，就要作怪，背了我好去吃酒作樂，嫖女人，唱曲子。那樁事情能瞞得過我？你們當我老爺糊塗。老爺並不糊塗，也沒有睡覺，我樣樣事情都知道，還來瞞我呢。無此番出來，是替皇上家打土匪的，並不是出來玩的。你們不要發昏！」統領這番罵跟班的話，別人聽了都不在意，文七爺聽了倒著實有點難過，心想：「統領罵的是那一個？很象指的是自己，難道昨夜的事情發作了嗎？」一個人肚裡尋思，一陣陣臉上紅出來，止不住心上□五個吊桶，七上八落。等了一會子，聽見裡面水煙袋響。小跟班的裝完了煙，擰著嘴走到外艙，見了各位老爺，面子上落不下去，只聽他嚶嚶咕嚕的說道：「皇上家要你這樣的官來打土匪，還不是來替皇上家造百姓的。這樣龍珠，那樣龍珠，得了龍珠，還想著我們嗎？」一頭說，一頭走到後艙去了。大家都聽了好笑。

隨後方見龍珠進去，幫著替大人換衣裳，打腰折，扎扮停當，咳嗽一聲，大人踱了出來。眾人上前請安相見。胡統領見面之下，甚麼「天氣很好」，「船走的不慢」，隨口敷衍了兩句，一句正經話亦沒有。倒是周老爺國事關心，問了一聲：「大人得嚴州的信息沒有？」統領聽了一驚，回說：「沒有。老哥可聽見有甚麼緊信？」周老爺道：「的確的消息也沒有，不過他們船幫裡傳來的話。」胡統領戰戰兢兢的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總要望他好才好！」周老爺道：「聽說土匪雖有，並不怎麼□二分利害，而且槍炮不靈，只等大兵一到，就可指日平定的。」胡統領頓時又揚揚得意道：「本來這些麼麼小丑，算不得什麼，連土匪都打不下，還算得人嗎？但是兄弟有一句過慮的話：兄弟在省裡的時候，常常聽見中丞說起，浙東的吏治，比起那浙西來更其不如。『這句話怎麼講呢？只因浙東有了「江山船」，所有的官員大半被這船上女人迷住，所以辦起公事來格外糊塗。照著大清律例，狎妓飲酒就該革職，叫兄弟一時也參不了許多。總得諸位老兄替兄弟當點心，隨時勸戒勸戒他們。倘若鬧點事情出來，或者辦錯了公事，那時候白簡無情，豈不枉送了前程，還要惹人家笑話？』中丞的話如此說法，但是兄弟不能不把這話轉述一番。」說完，不住的拿眼睛瞧文老爺。只見文老爺坐在那裡，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很覺得局促不安。就是黃老爺、周老爺，曉得統領這話不是說的自己，但是昨天都同在台面上，不免總有點虛心，靜悄悄的一聲也不敢言語。胡統領停了一會，見大家都沒有話說，只好端茶送客。他三位走到船頭上，一字兒站齊，等統領走出艙門，朝他們把腰一呵，仍舊縮了進去，然後三個人自回本船。

三人之中，別人猶可，只有文七爺見了統領，聽了隔壁閑話，知道統領是指桑罵槐，已經受了一肚皮的氣。剛才統領出來，又一直沒有睬他，因此更把他氣的了不得。回到自己船上沒有地方出氣，齊巧一個貼身的小二爺，一向是寸步不離的，這會子因見主人到大船上稟見統領，約摸一時不得回來，他就跟了船家到岸上玩耍去了。誰知文七爺回來，叫他不到，生氣罵船家。幸虧玉仙出來張羅了半天，方才把氣平下。一霎小二爺回來了，文七爺不免把他叫上來教訓幾句。偏偏這小二爺不服教訓，擰著張嘴，在中艙裡嚶嚶咕嚕的說閑話，齊巧又被文七爺聽見。本來不動氣的了，因此又動了氣，罵小二爺道：「我老爺到省才幾年，倒抓過五回印把子，甚麼好缺都做過，甚麼好差都當過，就是參了官不准我做，也未必就會把我餓死。現在看了上司的臉嘴還不算，還要看奴才的臉嘴！我老爺也太好說話了！」罵著，就立刻逼他打鋪蓋，叫他搭船回省去。別位二爺齊來勸這小二爺道：「老爺待你是與我們不同的，你怎麼好撇了他走呢？我們帶你到老爺跟前下個禮，服個軟，把氣一平，就無話說了。」小二爺道：「他要我，他自然要來找我的，我不去！」說著，躲在後梢頭去了。這裡文七爺動了半天的氣，好容易又被玉仙勸住。

如是曉行夜泊，已非一日。有天傍晚，剛正靠定了船，問了問，到嚴州只有幾□里路了。下來的人都說：「沒有甚麼土匪。有天半夜裡，不曉得那裡來的強盜，明火執仗，一連搶了兩家當舖，一家錢莊，因此閉了城門，挨家搜捕。」其實閉了一天一夜的城，一個小毛賊也沒有捉到，倒生出無數謠言。官府愈覺害怕，他們謠言愈覺造得凶。還說甚麼「這回搶當舖、錢莊的人，並不是甚麼尋常小強盜，是城外一座山裡的大王出來借糧的，所以只搶東西不傷人。這大王現在有了糧草，不久就要起事了。」地方文武官聽了這個誑報，居然信以為真，雪片文書到省告急。所以省裡大憲特地派了防營統領胡大人，率領大小三軍，隨帶員弁前來剿捕。

從杭州到嚴州，不過只有兩天多路，倒被這些「江山船」、「茭白船」，一走走了五六天還沒有到。雖說是水淺沙漲，行走煩難，究竟這兩程還有潮水，無論如何，總不會耽擱至如許之久。其中恰有一個緣故：只因這幾只船上的「招牌主」，一個個都抓住了好戶頭，多在路上走一天，多擺台把酒，他們就多尋兩個錢；倘若早到地頭一天，少在船上住一夜，他們就少賺兩個錢。如今頭一個胡統領就不用說，龍珠本是舊交，雖不便公然擺酒，他早同王師爺等說過：「等我們得勝回來，原坐這只船進省。那時候必須

脫略一切，免去儀注，與諸公痛飲一番。」這幾天龍珠身上，明的雖沒有，暗底下早已五六百用去了。第二個文七爺，比統領還闊：他這趟出來，卻是從家裡帶錢來用，並不是克扣軍餉。一賞玉仙就是一對金鑰子；一開開箱子，就是四匹衣料；連著趙不了趙師爺的新相好蘭仙，趙不了還沒有給他什麼，文七爺看了他姊妹分上，也順手給了他兩件。這種闊老，怎麼叫人不巴結呢。第三個是蘭仙同趙不了要好。雖然趙不了拿不出甚麼，總得想他兩個；做妓女的人，好歹總沒有脫空的。第四個周老爺，他這船上一位王師爺，一位黃老爺，都是絕欲多年的，剩得個周老爺。碰著吃酒，他卻總帶招弟，一直不曾跳過槽。小雖小，也是生意。還有大人跟前的幾位大爺、二爺同著營官老爺，晚上停了船，回到後梢頭坐坐，呼兩筒鴉片煙，還要摸索摸索。大爺、二爺白叨了光，營官老爺有回把不免破費幾塊。他們有這些生意，就是有水可以走快，也決計不走快了。往往白天走了七□里，晚上一定要退回三□里。所以兩天多的路程，走了六天還不曾走到。

單說趙不了自從上船蘭仙送燕菜給他吃過之後，兩個人就從此要好起來。趙不了又擺了一台酒，替他做了一面子，又把褲腰帶上常常挂著的，祖傳下來的一塊漢玉件頭解了下來，送給蘭仙。蘭仙嫌他像塊石頭似的，不要，趙不了只得自己拿回，仍舊拴在褲腰帶上。一時面子上落不下，就說：「現在路上沒有好東西給你。將來回省之後，一定打付金鑰子送你，幾百塊錢算不了甚麼。」「江山船」上的女人眼眶子淺，聽了他話，當他是真正好戶頭了，就是一天不曉得蘭仙給了他些什麼利益，害得他越發五體投地，竟把蘭仙當作了生平第一個知己，就是他自己的家小還要打第二。蘭仙問他要五□聲洋錢，他自己沒有，這幾天看見文七爺用的錢像水淌，曉得他有錢，想問他借，怕他見笑。後來被蘭仙催不過了，只好硬硬頭皮，老老臉皮，同文七爺商量。不料文七爺一口答應，立刻開開枕箱，取出一封一百洋錢，分了一半給他。趙不了看著眼熟，心上懊悔，說道：「早知如此，應該向他借一百，也是一借，如今只有五□，統通被蘭仙拿了去，我還是沒有。」一面想的時候，文七爺早把那剩下的五□塊洋錢包好，仍舊鎖入枕箱去了。趙不了不好再說別的，謝了一聲，兩只手捧了出來。不到一刻工夫，已經到了蘭仙手裡了。

這日飯後，太陽還很高的，船家已經攏了船，問了問，到嚴州只有□里了。問他「為甚麼不走」，回道：「大船上統領吩咐過：『明天交立冬節，是要取個吉利的。』」所以吩咐今日停船。明天飯後，等到未正二刻，交過了節氣，然後動身，一直頂碼頭。」別人聽了還可，只有一個趙不了喜歡的了不得。因為在船上同蘭仙熱鬧慣了，一時一刻也拆不開，恐怕早到碼頭一天，他二人早分離一天。如今得了這個信，先趕進艙來告訴文七爺。文七爺知道他腰裡有了五□塊洋錢了，便敲他吃酒。趙不了愣了一愣。蘭仙已經替他交代下去了，還說：「明天上了岸，大人們一齊要高升了，一杯送行酒是萬不可少的。」

文七爺自從那天聽了統領的說話，一直也沒有再到統領坐的船上稟安，心上想：「橫豎事已如此，也不想他甚麼好處，我且樂我的再說。」跟手又吩咐玉仙：「今天晚上趙師爺的酒吃過之後，再替我預備一桌飯。」玉仙答應著。他又去約了那船上的王、黃、周三位，索性又把炮船上的統帶，什麼趙大人、魯總爺，又約了兩位，連自己同著趙不了，一共是七位，整整一桌。當下王、黃二位答應說來，只有周老爺忽然膽小起來，說：「恐怕統領曉得說話。」趙、魯二位也再三推辭。文七爺道：「這裡頭的事情，難道你們諸位還不曉得？統領那天生氣，並不是為著我擺酒生氣，為的是我帶了龍珠的局，割了他靴腰子，所以生氣。我今天不叫龍珠的局，那就一定沒事的了。況且統領還說過到了嚴州，打退了土匪，還要自己擺酒同大家痛飲一番。這是你們諸公親耳聽見的。他做大人的好擺得酒，怎麼能夠禁止我們呢。又況且嚴州並沒有甚麼土匪，這趟趙怕不是白走。我們也不望甚麼保舉，他也不好說我們什麼不是。等擺好台面，叫船家把船開遠些，叫他聽不見就是了。」

原來這幾天統領船上，王、黃二位只顧抽鴉片煙，沒有工夫過去。文七爺因為碰了釘子，也不好意思過去。趙不了雖然東家帶了他來，有時候寫封把信，當當雜差才叫著他，平時東家並不拿他放在眼裡，他也怕見東家的面。這幾天被蘭仙纏昏了，自己又懷著鬼胎，所以東家不叫他，他也樂得退後，不敢上前。這個空擋裡，只有一個周老爺，一天三四趟往統領坐船上跑。他本是中丞的紅人，統領自然同他客氣。偏偏又得到嚴州信息，曉得沒有甚麼土匪，統領自然高興，他也幫著高興，雖然他臨走的時候，戴大理交代過他，說：「統領的為人，吃硬不吃軟。」及至見過幾面，才曉得統領並不是這樣的人，戴大理的話有點不確，須得見機行事，幸虧沒有造次。連日統領見了他，著實灌米湯，他亦順水推船，一天到晚，製造了無數的高帽子給統領戴，說甚麼：「嚴州一帶全是個山，本是盜賊出沒之所，土匪亦是一年到頭有的，如今是被統領的威名震壓住了，嚇得他們一個也不敢出來。將來到了嚴州，少不得懲辦幾個，給他們一個利害，叫他們下次不敢再反。回來再在四鄉八鎮，各處搜尋一回，然後稟報肅清，也好叫上頭曉得這一趟辛苦不是輕容易的，將來一定還好開個保案，提拔提拔卑職們。」

胡統領道：「不是你老哥說，我正想先把嚴州沒有土匪的消息連夜稟報上頭，好叫上頭放心。」周老爺道：「使不得！使不得！如此一辦，叫上頭把事情看輕，將來用多了錢也不好報銷，保舉也沒有了。如今稟上去，越說得凶越好。」胡統領一聽此言，恍然大悟，連說：「老哥指教的極是，兄弟一准照辦。……」當下就關照龍珠，另外叫他多備幾樣菜，留周老爺在這邊船上吃晚飯。周老爺有了這個好處，所以文七爺請他，執定不肯奉擾。文七爺見請他不到，也只好隨他。等到上火之後，船家果然把他們兩只坐船撐到對岸停泊。其時，周老爺早已跳在統領大船上去了。

趙不了台面擺好，數了數人頭，就是不見周老爺，忙著要叫人去找。文七爺道：「現在他做了統領的紅人兒了，統領一時一刻不能離開他。他眼睛裡那有我們，我們也不必去仰攀他了。」趙不了道：「不請他，恐怕他在東家跟前要說我們甚麼。」王師爺道：「周某人同你往日無仇，他為什麼要擠你？這倒可以無慮的。」趙不了只得罷手，不過心上總有點疑疑惑惑，覺著總不舒服。一台酒敷衍吃完，拳也沒有豁，酒也沒有多吃。幸虧一個文七爺興高采烈，一台吃完，忙吩咐擺他那一台。又去請趙大人、魯總爺，一個個坐了小椅子都來了。趙大人並且把他的一個相好名字叫愛珠的帶了來。文七爺見了非常之喜，連說：「到底趙大人脾氣爽快。……」又催著替魯總爺帶局。魯總爺沒有相好，文七爺就把周老爺弟叫的招弟的一個姊妹，名字叫翠林的荐給他。一時賓主六人，團團入座。文七爺因為剛才在趙不了台面上沒有吃得痛快，連命拿大碗來。王、黃二位是不大吃酒的，趙不了量也有限。幸虧炮船上統帶趙大人是行伍出身，天生海量：年輕的時候，一晚上一個人能乾吃三大壇子的紹興酒，吐了再吃，吃了再吐，從不作興討饒的。如今上了年紀，酒興比前大減，然而還有五六□斤的酒量。就以現在而論，文七爺還不是他的對手。但是文七爺亦是個好漢，人家喝一碗，他一定也要陪一碗，人家喝□碗，他一定也要陪□碗。喝酒喝的吐血，如今又得了痰喘的病，他是要喝。見了酒沒命的喝，見了女人，那酒更是沒命的喝。先是搶三，三拳一碗，後來還嫌不爽快，改了一拳一碗。趙大人吃酒吃的火上來了，把小帽子、皮袍子一齊脫掉。文七爺也光穿著一件裹兒紅的小緊身，映著雪白的白臉蛋，格外好看。王、黃二位吃了一半，到後艙裡躺下抽煙，趙不了趁空便同蘭仙胡纏。

台面上只剩得一個魯總爺。這魯總爺，是江南徐州府人氏，本是個鹽梟投誠過來的，兩只眼睛烏溜溜，東也張張，西也望望，忽而坐下，忽而站起，沒有一霎安穩，好像有什麼心事似的。幸虧大家並不留意。後來大家吃稀飯，讓他吃，他一定不吃，說是「酒吃多了，頭裡暈得慌，要緊回去睡覺。」文七爺還同他辨道：「你何嘗吃什麼酒？」魯總爺道：「兄弟只有三杯酒量，吃到第四杯，頭裡就要發暈的。」眾人見他如此說，只好隨他先走，吩咐船上搭好扶手，眼望他上了划子。文、趙二位，依舊進艙對壘。

趙大人趕著趙不了叫老宗台：「只顧同相好說話，不理我們，應該罰三大碗。」趙不了再三討饒，只吃得一杯，蘭仙搶過去吃了一大半，只剩得一點點酒腳，才遞給趙師爺吃過。文、趙二位又喝了幾碗。文七爺有點撐不住了，方才罷手。趙大人也有點東倒西歪，眾人架著，趙趙趕起，跳上划子，回到自己炮船上睡覺。黃、王二位也回本船。周老爺從大船上回來睡著了。這裡文七爺的酒越發涌了出來，不能再坐，連玉仙來同他說話，替他寬馬褂，倒茶替他潤嘴，他一概不知道，扶到床上，倒頭便睡。玉仙自到後面歇息。趙不了自有蘭仙相陪，不必提他。卻說玉仙這夜不時起來聽信，怕的是七爺酒醒，要湯要水，沒人伺候。誰曉得他老這一覺，一直困了一夜零半天，約摸有一點鐘，統領船上鬧著未時已過，要開船了，他這裡才慢慢的醒來。玉仙先送上一碗燕窩湯，呷了一口，然後披衣起身下床，洗臉刷牙，吃早飯，一頭吃著，船已開動。

文七爺伸手往自己袍子袋裡一摸，誰知一個金表不見了。當時以為不在袋裡，一定在床上，就叫玉仙：「到床上把我的表拿來。」誰知玉仙到床上找了半天，竟找不到；後來連枕頭底下，褥子底下，統通翻到，竟沒有一點點影子花。文七爺還在外頭嘆，問他：「怎麼拿不來。」後來玉仙回報了沒有，文七爺親自到耳艙裡來尋，也找不到。自己疑心，或者昨天酒醉的時候鎖在枕箱裡也未可知，連忙拿出鑰匙，想去開枕箱，誰知枕箱並沒有鎖。文七爺一看大驚，再仔細一看，銅鼻子也斷了，一定鎖被人家裂掉無疑了。趕忙打開一看，一封整百的洋錢，還有給趙不了剩下的五□塊洋錢，還有一只金鑲藤鐲，金子雖不多，也有八錢金子在上頭，都不見了。還有一個翡翠搬指、兩個鼻煙壺，都是文七爺心愛之物，連著衣袋裡的一只打璜金表、一條金鏈條，統通不見。文七爺脾氣是毛躁的，立刻嚷了起來，說：「船上有了賊了，還了得！」玉仙嚇得面無人色。後艙裡人一齊哄到前艙裡來。船老板道：「我們的船，在這江裡上上下下總得走上幾□趟，只要東西在船上，一個繡花針也不會少的。總是忘記擱在那裡了，求老爺再叫他們仔仔細細找一找。」文七爺道：「一個艙裡都找遍了，那裡有個影兒。」船老板不相信，親自到耳艙裡看了一遍，又掀開地板找了一會，統通沒有，連稱奇怪。

文七爺疑心船上伙計不老實，船老板道：「我這些伙計，都是有根腳的，偷偷摸摸的事情是從來沒有的。」文七爺發火道：「難道我冤枉你們不成！既然東西在你們船上失落掉的，就得問你要。」船老板不敢多言，船頭上一個伙計說道：「昨天喝酒的時候，人多手雜，保得住誰是賊，誰不是賊？」文七爺一聽這話，越發生氣，一跳跳得三丈高，罵道：「喝酒的人都是我的朋友，你們想賴我的朋友做賊嗎？況且昨天晚上，除掉客人，就是叫的局，一個局來了，總有兩三個烏龜王八跟了來，一齊頓在船頭上，推開耳艙門伸手摸了去，論不定就是這般烏龜偷的。如今倒怪起我的客人來了，真是混帳王八蛋！等等到了嚴州，一齊送到縣裡去打著問他。」船老板見文七爺動了真火，立刻到船頭上知會伙計，叫他不要多嘴。又回到艙裡，叫玉仙倒茶給文老爺喝。文七爺也不理他。此時船在江中行走，別船上的人不能過來，只有本船上的，人人詫異，個個稱奇。趙不了也幫著找了半天，那裡有點影子。大家總疑心是船上伙計偷的，決非他人。

文七爺統計所失：一個搬指頂值錢，是九百兩銀子買的；兩個鼻煙壺，四百兩一個；打璜金表連著金鏈條，值二百多塊；一只金鑲藤鐲，不過四□塊；其餘現洋是有數的了。一面算，一面托趙不了替他開了一張失單。霎時間船抵碼頭，便有本城文武大小官員前來迎接。文七爺是隨員，只得穿了衣帽，到統領船上請安稟見，怕的是有甚麼差遣。這個檔裡，見了嚴州府首縣建德縣知縣莊大老爺，他們本是同寅，又是熟人，便把船上失竊的事告訴了他，隨手又把一張失單遞了過去。莊大老爺立刻吩咐出來，把這船上的老板、伙計統通鎖起，帶回衙門審訊；其餘幾只船上，責成船老板不准放走一個伙計，將來回明統領，一齊要帶到城裡對質的。果然現任縣太爺一呼百諾，令出如山，只吩咐得一句，便有一個門上，帶了好幾個衙役，拿著鐵鏈子，把這船上的老板、伙計一齊鎖了帶上岸去了。

（搬指：裝飾品，用象牙、翡翠等制成。）

且說統領船上把各官傳了幾位上來，盤問土匪情形。一個府裡，一個營裡，都是預先商量就的，見了統領，一齊稟稱，起先土匪如何猖獗，人心如何驚慌，「後來被卑府們協辦擒拿，早把他們嚇跑，現在是一律肅清的了」。他二人的意思原想借此可以冒功，誰知胡統領聽了周老爺上的計策，意思同他一樣。船到碼頭時候，胡統領還捏著一把汗，生怕路上聽來的信息不確，到了嚴州被土匪把他宰了，及至聽了府裡、營裡的言語，膽子立刻壯起來，便說：「這些伏莽為患已久，現在他們打聽得大兵前來，所以暫時解散，等到兄弟去後，依舊是出來攪擾。兩位老兄雖說已經肅清，據兄弟看來，後患方長，不可不慮。且等明天兄弟上岸察看情形，再作計較。」當下又說了些閑話，端茶送客，眾官別去。不在話下。

單說文七爺船上的老板、伙計被縣裡鎖了去，嚇得一船的女人哭哭啼啼，跪著向文老爺討情，文老爺不理，又替趙師爺磕頭，趙師爺也作不得主。後來文七爺被玉仙纏不過，只好答應他。且等縣裡問過一堂再去說情。未到天黑，縣裡的辦差門上進來回文七爺的話，說道：「已經替大老爺同師爺另外封了一只船，就請今天搬過去。這只船是賊船，我們敝上要重重的辦他們一辦。」文七爺道：「很好。」船上的女人，聽說老爺要過船，更沒有依靠了，一齊跪在艙板上不起來。玉仙拉著文七爺，蘭仙拉著趙師爺，更是哭個不了。文七爺沒法，只好安慰玉仙道：「我決不難為你的。」玉仙沒法，只好讓文七爺過船，行李剛搬得一半，縣裡莊大老爺派的捕快也就來了。先到船上請示失去的搬指、煙壺是什麼樣子，聽說有一百五□塊現洋錢，有無圖書。文七爺說：「洋錢全是鼎記拿來的，一律是本莊圖章。」齊巧身邊還有一塊，就拿出來給他們看，好拿著比樣子去找。捕快說：「城裡大小當舖都找過，沒有，想來還不曾出手。洋錢論不定要先出擋。昨天喝酒的那些老爺們共是幾位？小的們不敢疑心到老爺，怕的是帶來的管家手腳不好。雖不敢明查他們，也得暗裡留心，就是拿住之後，不替他們聲張出來，也有個水落石出。至於這幾只船上的伙計，將來稟過大人，一齊要好好的搜一搜。」文七爺見這捕快說話在行，就統通告訴了他，還著實夸贊他幾句，說他能辦事。

等到文七爺、趙師爺才把船過停當，捕快就進了中艙坐下，勒令別家船上的伙計把船替他撐開碼頭，靠在一茶館底下。捕快向這茶館裡一招手，又上來好幾個，是他同伙的人，一齊到了中艙，就叫船家的女人幫著把艙板掀開，大約看了一遍，沒有。又到後艙。起先玉仙姊妹是一直在前艙的，一個個哭的同淚人一般，也不像什麼美人了。誰知蘭仙看見一帶人往後頭去，他也趕到後頭去。被一個捕快把他一攔道：「小姑娘，你別往這裡瞎跑！」蘭仙道：「我們女人有些東西不好給你們男人看的，我得收拾收拾。」捕快道：「慢著，不好看的東西也要看看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伙計們已在後艙翻的不成樣兒了。後首不知怎樣，在蘭仙床上搜出一封洋錢，立刻打開來看，一對圖章，絲毫不錯。捕快道：「賊在這裡了！」眾人聽了一驚。蘭仙急攘攘的說道：「這是趙師爺交給我，托我替他買東西的。」捕快道：「趙師爺沒人托了，會托到你！這話只好騙三歲孩子。」蘭仙道：「如果不相信，好去請了趙師爺來對的。」捕快道：「真賊實據，你還要賴！」一面說，一伸手就是一個巴掌。船上的女人，統通認是蘭仙做賊，一個個都嚇昏了。原來趙不了從文七爺手裡借了五□塊洋錢給了蘭仙，蘭仙卻瞞住他娘，不曾被他知道，等到抄了出來，所以他娘也摸不著頭腦。蘭仙又不是親生女兒，是買來做媳婦的，一時氣頭上，也不分青紅皂白，趕過來狠拿的幫著把蘭仙一頓的打，嘴裡還罵道：「不要臉的小媳婦！偷人家的錢，帶累別人！不等上堂老爺打你，我先要了你的命！」捕快道：「有了洋錢，別的東西就好找了。」忙著翻了一大陣，卻是一毫影子沒有。又趕過來問蘭仙。其時蘭仙已被他娘打的不成樣子了。捕快連忙喝阻道：「他今犯了官罪，有老爺管他，你須管他不到了。你自己的人作賊，連你自家都有罪，還有面孔打人呢！」老板奶奶被捕快埋怨了一頓，一聲也不敢響。捕快催問蘭仙別的東西。蘭仙只是哭，沒有話。大眾格外疑心。他娘也催著他說道：「多偷只有一個罪，少偷亦只有一個罪。小祖宗！你快招認罷，省得再害別人了！」蘭仙還是哭，沒有話。捕快道：「他不說，亦不要他說了，且把他帶到城裡再講。」於是拖了就走。那捕快還拉著老板奶奶同著一塊兒去。老板奶奶嚇的索索抖，不敢去，又被他們罵了兩句，只好跟著同去。一頭走，一頭罵蘭仙。蘭仙此時被眾人拖了就走。上岸之後，在茶館裡略坐片刻，一同押著進城。可憐他小腳難行，走三步，捱一步，捕役還不時的催，恨的他娘一路拿巴掌打他。好容易捱到衙門口，在二門外頭台階上坐了一會。捕快進去稟報，傳話出來：「老爺此刻就要上府，晚上統領大人還要傳去問話，吩咐把船上兩個女人先交官媒看管，明天再審。」眾人聽了，便去傳到官媒婆，把兩個女人交給他，官媒婆領了就走，一走走到他家。

這時候他娘兒兩個頭上的金簪子、銀耳挖子，統通被差上拿去，說是賊贓，要交給老爺的。娘兒倆也不敢作聲。到了官媒那裡，頭上的首飾已經一絲一毫都沒有了。官媒還不死心，又拿他二人細細的一搜，蘭仙手上還有一付鍍金銀鐲子，也被他探了下來，說是明天要交案的。其時初冬天氣，他娘兒們都穿著大厚棉襖，官媒婆一定說是偷來的賊贓，要他脫了下來。他二人不敢不遵。每人只穿兩件布衫，凍的索索的抖。凡初到官媒婆那裡的人，總得服他的規矩，先餓上兩天，再捱上幾頓打，晚上不准睡；沒有把你吊起來，還算是便宜你的。至於做賊的女犯，他們相待更是與眾不同：白天把你拴在床腿上，叫你看馬桶，聞臭氣，等到晚上，還要把你捆在一扇板門上，要動不能動，擱在一間空屋子裡，明天再放你出來。可憐蘭仙雖然落在船上，做了這賣笑生涯，一

樣玉食錦衣，那裡受過這樣的苦楚。只因他生性好強，又極有情義，趙不了給他錢的時候，曾對他說過：「不要同你媽說起是我送的，怕傳在統領耳朵裡去。」所以他牢記在心。等到捕役搜到之後，他一時情急，只說得一句是「趙師爺托我買東西的」。後來被他們拉了上岸，早已知道此去沒有活路，與其零碎受苦，何如自己尋個下場。就是不死，這碗船上的飯也不是好吃的。所以聽說要將他拖上岸去，他早已萌了死志，順手把炕上煙盤裡的一個煙盒拿在手中。等到官媒婆搜的時候，要藏沒處藏，就往嘴裡一送，熬熬苦，吞了下去，趁空把匣子丟掉。一時官媒搜過，他便對他娘說道：「媽！你亦不必埋怨我，亦不必想我，這個苦，我是受不來的。早也是一死，晚也是一死，倒不如早死乾淨。我死之後，你老人家到堂上，只要一口咬定請趙師爺對審，我的冤就可以伸，你老人家也不至於受苦了。」他娘此時又氣又嚇，又凍又餓，早已糊裡糊塗，他媳婦說的話始終未曾聽得一句。等到上燈，官媒因他二人是賊，便將板門抬了進來，如法炮制，鎖入空房。誰知次日一早推門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！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